PL
2470
Z7F43
1720
v.12

[redacted]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zuoxiu12zuoq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 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巽阜
男 馮張孫近濱
曩孫念詒
允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棻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昭公五第二十四

〔經〕丁丑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秋〕平公卒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來告故書天火曰災 ○六月邾人入鄅 鄅國今琅邪開陽縣○鄅音禹又音矩 ○秋葬曹平公○

萇弘好言天毛得濟侈人事也卻仍從乙卯斷案語奇而文特簡峭

此篇叙議夾寫以子產天道人道數語為主從梓愼苦出裨竈勸是張皇天道

冬許遷于白羽 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爲文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 毛伯過周大夫得過之族 而代之 代居其位 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 倒句 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正義昆吾祝融之後嘗爲夏伯以惡熟誅者乃其後世子孫耳 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爲二十六年毛伯奔楚傳

○三月曹平公卒 爲下會葬見 原伯起本

○夏五月火始昏見 火心星 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

子產却只盡人道通篇看其于人道用重筆于天道則用輕筆至末以斷陳許先亡作結則天道總不出人道之中而人道之近昭然矣
裨竈一番往復本在宋後却倒敘于前特提此以爲一篇文字之綱也不與亦不火天道之遠即于本節結陳許先亡人道之近直留于篇尾結錯綜入妙
一篇以天道始以人道終恰將子產語作中間樞握章法奇絕
未寫火先寫風寫得風勢極猛便令火勢十分奕奕嚋咸陽一炬圖者應得此筆訣

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正義曰東北木之始火得風而盛 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 戊寅風甚 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年之言●正義曰梓慎所望望天氣耳不必望見火也而何休以四國道遠爲疑獨不聞孔子登泰山而見吳門之白馬乎又況孔子在陳知桓僖災正不必望見而後知也 曰宋衛陳鄭也自幸其言之中 數日皆來告火。言經所以書 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斝禳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 鄭人請用之。信竈言 子產不可子大叔曰、

詳此見子產素有定見總不以人事易天道也

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言天道難明雖裨竈猶不足以盡知之俞云追叙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祥變異之氣●對舉則祥與殃別單言則五行傳青祥白祥之類皆以惡徵爲祥也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言將先災死●正義曰良語辭如良所不悟良有以也史傳其有此語服虔解作能非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所免故託以知不足

敘救火多端只盡人事蔵所直至次日○了完故事而仍以寬征與材終焉筆筆與前段相應

火政凡作三層寫火作明日三月凡寫六使字皆以子産爲主較襄元年子罕爲政又用筆輕省一分者以精神尤注意首尾論斷故也

○接○入此事○抽出○安頓有法

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産使輿三十人遷其柩以其言與已言故○正○叙火作子産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正義曰自晉適鄭當入西門而辭之東門者鄭城西臨洧水無門東入爲便也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於宮○爲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正義曰子寬游吉之子世族譜與游速渾罕爲一人子上別一人非駟帶也鄭衆云屏攝攝束茅以爲屏蔽其事或當然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

俞云泊宿之客　○泊宗○廟

本是四國災文只敘了鄭一邊求以一王包括却又分作兩層另添一許不弔災以陪陳不救火伸縮變化下筆有神
前皆來告火焉[illegible]一點一似欹後者

救護　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儆備火也　治官府　商成公儆司宮○商成公卿大夫司宮巷伯寺人之官○　治城市　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公宮女　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備非常也　行火所焮○焮炙也焮許靳反○　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為部伍登城備姦也　○伏登陴一篇文字　○補敘　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聞災故戒保所徵役之人　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為祭處於國北者從大陰禳火　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正義曰祭水神欲令水抑火祭火神欲令火自止禳其餘災慮更火也　祈于四鄘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所祭之以禳火之餘災　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征賦稅也　三日哭

手此忽然同繳收拾完密前從四國卑轉到鄭只用鄭又將火一筆趁勢從頭後從鄭收到四國又只用宋衛皆知是一筆趁勢掉尾撤脫乾淨手法絕佳 知字應爲知先亡應幾亡救亡一句結盡通篇大旨何等筆力

鄅子何事徒以琅琊之稍資後人口實耳

國不市 示憂戚 不會市 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不義所以亡 巾畏 正結竈馬知天道

敎首節 來

正義曰哀十七年楚滅陳定六年鄭滅許其後復立許悼公之孫元公當戰國首爲楚滅

○六月鄅人藉稻 鄅妘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 ● 服虔以爲耕種于藉田非

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 斬得閉門者頭 ● 攝訓爲持 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 呂憐語

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爲明年宋伐邾起

往者何人意亦以不學爲不害者故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 原伯魯周大夫 與之語

提何見周原伯魯便伏兩層閔子先言周亂而後言原亡見學之所關甚大文運國運之說猶不註矣

寫周亂先四層先由下及上復由上及下層頂層轉清矯之文　原亡只作掉不平對甚活　周亂先提後註原亡先註後敘一順一倒左氏慣家

俞序世日道學禁而宋亡儒丐並而元亂千古一轍悲夫

此篇註云善子產有備上截爲火而簡兵大蒐下截火作而授兵登陴不是

削其多耳　何今人原伯魯之多也

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適多漸以及大人大人大人在位者●補正陸氏曰大人懼違衆而失位心志惑亂故狥流俗之說而亦曰可以無學也本註欠明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以爲無害遂不學則皆懷苟且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林不好學問如苗之不殖則田萊荒蕪萎落而已

○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爲治也●正義曰祭社有常而云大爲社

意然必用倒叙者史家固以文爲重輕前裁也先輕筆後重筆則作者滿志讀者快心若毀廟事附見于後豈復有生色乎　兩截摠是極寫子産于簡兵不毀廟見其仁于授兵却晉讓見其智起一行是附叙不用瓘斝玉瓚而仍祓禳振除者一則取必于天一則自盡于人也

者非常祭之月而爲火特祭也　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　振棄也　正義除凶之祭偏于四方如尚書咸秩無文苟可祭者悉皆祭之也　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　治兵於廟城內地廹故除廣之　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　庭蒐場也　按寢即廟後之寢正義謂游吉所居宅似誤下毀于北方盍寢輕于廟耳　過期三日　處小不得一時畢　正義曰此蓋其庭之小而豫計其當過期故欲除道使潤望及期得了也　按補正陸氏以爲大叔不忍毀廟故過期三日須子産之後命也存叅　故智復　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産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　而女也毀女所鄉　子産朝　朝君　過而怒之　怒不毀　除者南毀子産及

子產有辭叔向士伯都不能詰此番却遣邊吏出頭葢孫子下駟之意也子產覷破邊吏便是士伯叔向革化身語語荅邊吏却語語是告晉卿大夫而破其疑也辭令無往不宜要當尋其鍼鋒相對處乃得

就其言而辨之不費辭而解矣

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
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
火之作也
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
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晉
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
是何等休戚
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
是何等見外
撊然勁忿貌　撊遐版反
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
是邊吏語
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
是對邊吏語
邑之災君之憂也
只就他見愛處說入
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

上文不過尸頭機鋒足此幾句方見眞意不負他一片休戚相關也周到之極

傳許遷白羽事楚之遷許非為許謀實為巳謀恐鄭得晉助倂許而丧楚地耳文作兩層說前一層正說後一層申說前一層許鄭互說後一層許鄭對說前一層居楚地楚丧地寫在兩頭用明點後一層方城之蔽夾在中間用暗轉短篇而筆意多變如此一恃楚自大一恃晉侮人口角如生後

開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也荐重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竟字對邊字不是寬套世情語言鄭雖與他國為竟每瞻望晉歸赴之●補正言鄭有他竟之憂唯晉是望亦通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傳言子產有備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十五年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還居葉恃楚而不事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可見亦一十分晉他不得又可見一時奈何他不來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補正言以不專心事楚之許而不禮于

右綱
賢用代乃本諸此　上四句只說他兩邊勢不相下許必受虧下四不可乃全在楚自已分中說故以葉在楚國承上作轉一層緊一層也

方有令政之鄭鄭得晉助其許先鄭伐之不難矣所以必遷許也許曰余舊國也鄭封曰余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俘邑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爲方城外之蔽障土不可易易輕也國不可小謂鄭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自羽改爲析

經戊寅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爲鄅○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加弒者責止不舍藥物楚悼公弒止奔晉斯立○已卯地震無傳○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無傳

三句三轉純以虛字爲波折頓而雋自完是主句安在中間作上下承轉小文而法無不具搏兒亦全力矣

欲譖諸王明明提出下文建可室矣勸王取之全不解其所譖何在而其機已存乎勸取室建之先寫讒人伎倆陰賊可畏如此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縣今屬南鄉郡）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遷陰城郟皆欲以自完守）

楚子之在蔡也（蓋爲大夫時往聘蔡● 正義曰賈逵以爲楚子爲蔡公時非也楚子十一年爲楚公十三年而即位此時生子至今不過七年何得云建可室耶）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郹陽蔡邑 郹古闃反）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倒插一筆）師（伍奢伍舉之子伍員之父 員音云）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

前叙語極嚴後斷語反極寛此等皆例所謂錯經以合异處

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新臺之詩乃亦有偶 王自取之故稱夫人至為下拜夫人起

○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 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邾

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 蟲邾邑不書圍取不以告

歸鄅俘

○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 可見未是死症丨藥月太子之藥則其迹直止獨進 藥不由醫

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 與弒無異

藥物可也 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識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弒君之名

○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終宋公伐邾事

無極之謀不重收南而重通北王從之却是兩平若將伐濮事寫在太子居城父之上則不見賓主交相舟師另叙于前便令從之獨注意通北矣妙法拜夫人帶叙于此與城城父正是無極分中一合事也妙筆

叙來曲折變動此婦人益千載有生氣矣 凡文詳者不簡簡者不詳兼之者左氏耳

後人有綸焉以庋江者左傳中益無所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伯音霸又如字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爲明年譖大子張本改以爲夫人遣謝秦

用重筆 用 輕筆 願聞將命之辭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齊故莒子奔紀鄣紀鄣莒邑也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贛古弄反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宇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寡婦爲嫠嫠力之反及老託於

恰奔此處亦此婦根 其要路而託之耳 婦人見此婦不同 特提 非朝伊

不有

此篇先敘後議，議論之妙不必言。起手弗許亦弗止，弗遣亦弗予，寫得作怪，竟不知此公是何意思。然後跌出一句不待而對客，便將子產滿胸成竹活現紙上。敘事入神。
是歲與他日是兩層。駟氏聳、駟氏懼與

夕矣
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讎。紡，芳往反。去，起呂反。藏也。●字書作弄，羌莒反。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隨之而出。
是個倚處。好
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緣繩登城。縋，直偽反。
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大繩。未登者。已登者。可惜走了。
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
伏其身。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駟偃也。弱，幼少。
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正義案世本，子游、子瑕並公孫夏之子。
子產憎其為人也，憎子瑕。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叔，不順禮也。弗許

大夫謀對又是三層層層布勢方覩托得一首反復快辨文字出先著憎其爲人且以爲不順一筆見子產好惡之公不以已私誤國也轉出不待對客則字字出人意表矣

大吉只在晉大夫專制一語妙將寡君不敢知二三老亦不敢知以跌落晉大夫說得氷冷雪淡詞令能品

若在故字著解便費周折只推不知何等省氣然究竟不見煞着尋出平丘舊盟做個話頭便見無論不知便知你也

亦弗止許之爲違禮止之爲違衆故中立駟氏聳聳懼也○聳與竦音義同他日絕妙之構中

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

明決可愛俞云賣弄手段

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獲天福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天未名曰昏○札一音截又作殀壯刻反・子生三月父名之未名是未三月而死也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

惟得乾淨

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

者

看我不得筆舌互用其快如刀也

前推做弗知却引諺作陪後禁也莫問却引盟作証相準而立故詞以整而愈圓

言天自欲亂駟氏非國所知 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失職已甚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言重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遣人報晉使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十三年吳滅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戌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戌音恤昔吳滅州來在十三年子旗請伐之

信讒人納秦女只五年間便成兩截人物戌因未能訟言其失耳

未撫吾民可謂撫之吾聞撫民非撫之也只此反復遂成清轉文字

極詫異事說得極平常只用對面翻轉看法遂爾鬆快絶人

前後四句都將龍與我賓主互說單用主句插在中間作轉棙小文極有間架末句亦用一也字與上單句相配此敘與議鎔貫成文者方令字字靈躍也

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 轉遷徙也 ○挑徒了反●正義曰性生也 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 可見與我無涉

○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 ○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滎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入潁 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 ○覿見也○ 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 禜為命反

怒室色市天下固多此種可笑人然順寫便平一倒則語有生趣矣

淵龍之室●補正言淵固龍之室也豈能禳而去之正義謂其室既近禳之不難但吾與龍兩無所求故不必祭似多一轉　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産之知

○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蹶由吳王弟五年靈王執以歸　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倒句　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　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言楚子能用善言前前人

經　己卯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天道仍斷之于人事亦天道遠人道近之旨。

無傳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　○秋盜殺衛侯之兄
鄸曹邑○鄸莫公亡增二反
縶　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盜所謂求名而不得○正
義釋例曰士殺大夫則書曰盜故襄十一年鄭尉
止司臣殺子駟子國書曰盜今齊豹爲衛司
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貶之使同于士也　○冬十
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與君爭而出
皆書名惡之　○十有一
月辛卯蔡侯廬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廬
一作盧（林）平公卒大子朱立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　○是歲朔旦冬至之
歲也當言正月己
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
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　○重
句　梓
愼望氛　○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
臺之禮使梓愼望氣　○
曰今茲宋有亂國幾

建與伍奢並提以下先執伍奢次使殺建而叙奮揚事却先結太子而後叙伍尚伍員以結執奢案此左氏參錯之大凡也　伍奢起伍員結雖以奮揚截對實側重伍氏一邊故後半叙述較詳

又看殺太子扸添入奮揚一番問荅殺伍奢却添入伍尚一番議論末段掩尾另爲後事作引另譜得之

一名而自執以來則歸之一名而一來一不來則殺其來者而不來者固將待

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爲宋華向出奔蔡侯卒傳　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族華氏桓族向氏　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傳言妖由人興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

時大子居城父　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語襯獨其所諱矣　一過納建妻　何信於讒王執伍奢忿奢切言　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大子冤故遣令去　三月大子建奔宋

時而動矣此又敘事兩兩相對之大畧云爾

倪鴻寶曰無極一言而子與臣罹禍奮揚一言而太子與身兩全見楚子庸人可與爲惡可與爲善

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巳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也）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轉說轉妙）亦無及巳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

左繡

奮揚語直伍尚語曲一是自拚一死一是事在兩難君臣父子之間難易固有分矣

一句便寫出伍胥生氣勃勃爲後覆楚與吳許多文事作提妙筆

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爲棠邑大夫 曰爾適吳我將歸死

夫員尚弟子胥○君或作尹

吾知不逮 自以知不及員 吾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

申說用反筆省下

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

孝也度功而行仁也 仁者貴成功 擇任而往知也 員任報讎知

死不辟勇也 尚爲勇 父不可棄 俱去爲棄父 名不可廢 俱死爲廢

名爾其免之相從爲愈 愈差也●正義曰比于相從俱死爲愈也病差謂之愈●林註作差勝亦通

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

乎 將有吳憂不得早食 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

此等處皆須通其事之顛末以觀其文之結構者

經書華向名罪其與君爭而出也傳從元公無信說入似罪在君矣不知華向謀先看其誘執拘殺切公而質太子着着古却先手罪狀昭然文只爲後歸公

于○州于吳子僚 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光吳公子闔廬也反復也 員曰彼將有他志 便出一智 光欲弑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議而員亦知之 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 待報楚機會 ○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於光退居邊鄙 乃見鱄設諸焉 鱄諸勇士○鱄音專 見爲之介紹而見之也 ●而耕於鄙 爲二十七年吳弑僚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 總提 華定華亥與向寧謀 向寧之謀 曰亡愈於死先諸 先者 恐元公殺已欲先作亂 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

左編

子一篇作提而則字遂字亦字字爲謀先之毒信乎一支自有一支主腦必取事而强聯之烏從得其作筆之所在乎

此篇前叙後斷不重齊豹而重宗魯以定魯不善處主臣朋友之間觀結語可

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黨八子皆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先劫公先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欒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正義據世族譜辰地皆元公子諸本皆云弟傳寫誤耳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後矣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對結爲此冬華向出奔傳

○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爲衛司寇狎輕也奪之司寇與鄄鄄豹邑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縶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喜貞子公子朝使行

免也衛侯因公孟見殺而出而入亦本不重却詳叙公孫青一番禮辭所以爲告寧作地以便引何忌語爲宗魯作反照之筆也篇中頭緒雖多處處照意宗魯一人則自串成一片矣　凡讀史皆此法

曲曲折折寫來亦自有一種非義之義在　首三句重在名見背豹不得次四句重在利見背縶又不得令聞離五句仍頂名說是不背豹末句仍頂利說是不背縶此數語便是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供狀讀此嘆名利兩字之足以殺人故君子愼其所以與人交者

逼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三人以齊豹爲主　重在宗魯故用另提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薦達也爲驂乘焉爲公孟驂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斂語立末節之案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不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正義曰不泄殺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公孟之言是終事子也

寫來是盜賊舉動○

以上三節一叙齊豹一叙宗魯一叙賊公孟事乃是正傳以下叙衛侯出奔子右來騁乃是旁傳齊氏之宰至以齊氏之纂子之子齊豹桑而內將公出及北宮喜折朱鉏一總都未一收拾以便末

○安插一筆○
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
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之家使祝鼃
寘戈於車薪以當門要其前也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寘戈於薪尋其後
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閎曲門中●正義曰華齊是公孟臣自為公孟御非齊氏所當使學者見上下文有使字以此妄加耳
齊氏用
○看來亦賴此得○此琴張所以欲弔之也
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
提句 入旁傳
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
華寅乘貳車○公副車●正義曰乘驅者乘車而疾驅也閱門衛城門蓋偏側之門其路遠齊

段單結宗魯而告齊豹一節本歸結公孫旁案却正映起宗魯正案線索逼清。

氏

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鴻駵魋復就公乘一車四人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從公出過齊氏

顧正

傳一筆

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空也

以蓋當侍從空闕之處●

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

補正傳氏曰肉袒示必死

遂出。寅閉郭門不欲令追者出踰而從公。踰郭出公如死鳥死鳥衛地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黑背孫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之孫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將事行聘事遂從諸死鳥。請

俞寧世曰齊豹犯上作亂其罪顯著獨宗魯不諫齊豹不救孟縶使豹蒙惡名縶受酷禍似義烈而實奸邪故孔子貶之然如此敘來絕無生色且自齊豹作亂以逮于滅一叢衍爭耳數筆可了看他寫公孟之死極慘寫靈公之奔極危一日間絕不寂寞却又有公孫青一段往復辭命一夜間絕不寂寞一邊召北宮子北宮之宰反攻齊氏一邊踰墻者踰墻由竇者出竇獻馬者獻馬行夜者行夜在內在外總不寂寞以北宮宰之滅齊氏全北宮爲宗魯作一罪案以苑何忌之不受無端之惠不竊無實之名又爲宗魯作一罪案並使極無情景事

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

提句

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 阿比也命巳使比衛臣下●補正傅氏曰阿下親附而卑下之 臣不敢貳 貳違命也 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 言受聘當在宗廟也 乃止 止不行聘事 衛侯固請見之 欲與青相見 不獲命以其良馬見 以爲相見之禮 爲未致使故也 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正義曰客禮見者若已致君命則享有庭實復有私覿私面之禮今爲未致使故但以良馬見也 衛侯以爲乘馬 喜其敬已故貴其物 賓將掫 掫行夜○掫側九反又祖侯反行下孟反

束句

又換一頭與齊侯使聘對比

○等皆自成片段處否則渙矣

提句與請將事對

實句出極有波瀾又字可以語宮中布局淡中設色之法矣

說文掫夜戒有所擊也從手取聲 ○整鍊語 主人辭曰亾人之憂不可以及吾 ○參差中著一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 有相親有 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 東向 親執鐸終夕與於燎 設火燎以備守

轉歸正傳 ○俞云敘出北宮下詳敘討賊簡妙與宗魯對照 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 喜也 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 ○結齊豹 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 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 秋七月戊午朔遂盟 ○結衛侯 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 結朝圃

何忌語。正與宗魯相剖。宗魯食齊豹之名公孟之利。遂與其死而不免于盜賊之譏。無此見識也。此段正敘事著精神處。若作表何忌讀便全無皂白。

晉（皆齊氏黨）閏月戊辰殺宣姜（并結宣姜）與公子朝（通謀故）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滅齊氏故●謚法外內用情曰貞）賜析朱鉏謚曰成子（皆從公故）（以上無所不結矣）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又轉到）衛侯告寧（旁傳）于齊且言子石（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喜青敬衛侯）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言青若有罪亦當并受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尚書康誥）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方與結正傳）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正義曰賈逵鄭

末段單斷宗魯一人而全文亦都一齊收拾因遍𦘦鋪敘寬緩到此便連用層疊排比之筆以收束之遂覺精神凝結合讀者有萬壑朝宗之嘆眞奇構也文家有相救法觀此益信

此篇傳華向奔陳亭却閒閒下子城適晉華登奔吳兩筆爲後文伏線是一首過峽文字乃其結構則全注意公子一案蓋不以亥質子者弭華向之亂今且

衆皆以爲子張卽顓孫師服云案七十子傳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時孔子四十知未有顓孫也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起筆帶結此兩人參差妙絕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不受亂許豹行事是受亂也不爲利疚於回故不能去是病身疚病回邪也以利於邪單收利字可見私尤是累人也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不蓋不義以周事豹不是蓋不義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縶是非禮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子公孫忌樂舍舍樂喜孫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皆向戌子楚建楚平王之子大子郳甲小邾穆公子出

以不忍詬者殺華向之質在華向則歸公子有患殺公子又無益在公則全不顧公子死亡又未始不幸公子復入皆是極寫元公無信以見華向之罪有可原也亦晴晴爲固請出之留一地步矣亥之食公子而後食也便伏歸之有庸之根公之合公子而後歸也便代遽見華牼之脈乃向以死無日爲憂公以不忍詬發憤此是特作一開于中間而首尾呼應爲合也結撰亦奇

八子宋大夫皆奔鄭　公黨辟難出　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　八子之徒衆也　潁川長平縣西北有閻亭　敗子城子城適晉　子城爲華氏所敗別走至晉爲明年子城以晉師至起本　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　費遂大司馬華氏族　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　恐殺大子憂益長　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　詢恥也　怒甚語　冬十

向寧欲殺公子一節本在華向奔陳之前却抽出補叙于後特令與華亥欲歸公子一段相對成章也上層欲歸不歸則公怒下層欲殺不殺則公喜似此截讀尤見作者斤段明整之妙

華亥欲歸公子則向寧沮之向寧欲殺公子則華亥曉之華向雖揔提互寫却以華氏爲主故食公子起歸公子結

此篇是兩頭奇中間偶格首段作冒後三段皆前用排句鎚鍊作骨後用单句

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費遂之子黨華向者）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可以爲功善）使少司寇牼以歸（以三公子歸公也牼華亥庶兄）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質信也送公子歸可以自明不叛之信）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從公門去）公遽見之（喜甚語）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而女也所所居官）

○齊侯疥遂痁（痁瘧疾●疥音戒梁元帝音該作痎說文兩日一發瘧音皆案傳例因事

宕蒢作收文字之極有片段者 齊侯只著意鬼神晏子只歸重修德合季梁宮之竒兩文讀便覺此文脫換都盡別出新妙矣

先看諸侯之賓多在爲諸侯謂我不敬欲誅祝史起本尚有畏人之多言意思在故末段即借祝字翻出詛字以點醒之東西兩句亦暗與諸侯多在相應此等伏脈眞在有意無意之間若概以穿鑿而置之辜負文情不少矣

日遂若痎已是瘧何爲復言遂痁乎痁失廉反 正義曰後魏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說此云疥當作痎痎是小瘧痁是大瘧蓋齊侯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以此久不差耳 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齊 多在 梁丘據與裔款 二子齊嬖大夫 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 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 服虔以固嚚非名謂其固陋嚚闇不能盡禮薦美故欲誅之鑿甚 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 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 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 家國 丙

遠遠誘來已自使人隱躍可思最是行文生姿作態處若徑從有德無德說起豈不直突無致耶

此節貌緣省節居然說法彼用畧逗此竟全述者彼當作正講此只借作引頭也意同而法迥別

兩對一賓二主前畧後詳又整齊中之參差曰若有曰其適遇都用泛說于事則不嫌唐突于文又不犯未毀正位實處文家避就留餘之法盡在此耳

對國語多只一與家語尤畧複許

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 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 建以語康王 楚王 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 謙入說無怨直歎誰字 林云作 諸侯主也 王君文襄靈成景 不了語妙 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 請試思之 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 合二句無廢事 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 總一句 林云 心矣 與陳信不愧相合 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 與受國福 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 祉音恥 其

排而宕

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三句對）（已照語字）作辟違從欲厭私（抱一句）（使私情）（分二句）（厭足）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撞直江反◆正義愉以隍也故爲隳毀奪其所聚之物）（抱一句）（四句兩對）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還猶顧也）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四句上分下合）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爲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言與不言兩句相反）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

上兩段只言疾病與祝史無干。此段乃正言已不修德。不宜誅于祝史。起句與結句。可不可呼應。自成一片段也。

整而上。

又前兩段只用虛歇之筆。至此乃痛快言之。所謂留餘者也。若前文說煞。此更無轉身處矣。

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萑音九麁曰薪細曰蒸◆正義周禮鄭註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也鹿與麓通虞度侯望也澤水所鍾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為名水希曰藪海有時所望祭之因以為主海之官 守字 三其字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爲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正法界上有關自竟至國更無關今齊于竟內更復置關以隔內外是爲暴暴也 承嗣大夫。強易

財回翻轉看。妙甚。持矛刺盾。鬆爽可人。莊襄持評云語必透宗不但杜陵佳句堪已瘧也。通篇著筆祝史此處連片數說幾乎忘卻。忽將一詛字繳合祝上極峯回路轉之奇。

一路正論侃侃臨了忽作反棹之筆。悠然不盡亦此公諷諫本色與起開文引入相映成趣。

俞寧世曰德字作主信字作線詛字作波况實古藻體近國語　傳載平仲敷

其晌。承嗣大夫 世位者 布常無藝 二句承上 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 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 二句也下 違去也 内寵之妾肆奪於市 四句應前内外 肆放 外寵之臣僭令於鄙 許爲教令於邊鄙 私欲養求不給則應 養長 因句抱說歸結也

也所求不給 到詛字 則應之以罪 民人苦病夫婦皆詛 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 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 姑尤以西 祝之又反 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 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 萬萬曰億 萬億曰兆 怜映多字 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 收首段 收亦 而後可 段收長既不可為而公說亦首尾相應 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除逋責

段議論皆本晏子春秋經其梹錄句成左公文字

一本以此節連下篇先爲不同作引亦得但下篇皆晏子問答此節自以仲尼贊虞人章法不屬聽其各開可也

精簡語見左氏脫換之妙　道者人之所同官者已之所獨

此篇兩沓妙論于平局得變格如上截論和同下截論無死本可對寫偏用前重後輕和同尤是一對偏前詳後略卽以聲味喻君臣分明以兩興一偏不用

責本又作債同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言疾愈行獵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責以道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

卓就田說——陪一句

見非招虞人——見非以弓自處以——

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韙之韙是也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

三句并末段亦彷得在趣奏如畫

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

右續

平對而用遞對可否正意一夾于兩喻之中一安于兩喻之上聲味兩比于和則用遙對于同則用緊對皆是于極易整齊處化作參差局陳悟得此法整齊不病于板參差不患其渙而文不可勝用矣若其理之精調之圓意之雋詞之贍無美不備有目共知者耳

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林云暗補出金木來妙）（燀炊也燀章善反）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和羹備五味異於大羹）鬷嘏無言時靡有爭（鬷總也嘏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

總領筆不用之起處而用之中間作章上搭下開楔結構絕奇後人遙對中經格似本子此羹和樂和皆和字現成鐵板註脚析義謂舉宴中之味宴中之樂見前指點亦得

○鬷子工反嘏古雅反 先王之濟五味濟成也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人氣也服虔以爲歌氣二體舞者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正義八音之器●補正傅氏曰四物律度量衡也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爲律陰聲爲呂此十二月氣○蔟七豆反蕤人誰反射音亦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賈逵周語註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五聲以外加此爲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六府金木水火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以相成

前以參差敘後以整齊束煞筆勁足

和字凡四點同字只一點皆故意變化處

一篇典贍文字却用清利之筆作掉尾亦所謂相濟而和者也

王或菴曰此段晏子稱古以節其情正是不背同處不得以閒情目之

也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爲和樂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都以兩字句對前九後十奇絕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四字對上一句長短極変詩豳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寫同處亦仍還他兩個比方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遞下又發高論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持矛刺盾鬆爽無比居此地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季萴因之連寫四因之語短便須用下以李則虞夏諸侯伐爽鳩氏者○萴仕側反

結句從何得又翻出一層無論不得即得亦不願分明說人誰不死只是樂不可極耳諷刺絕佳

此篇前案後斷以子產為主太叔事正與子產反照善哉一層極稱其言遺愛一層并贊其人一案兩斷首尾呼應成章法

子產語全重在猛夫子却看出他濟寬至末直稱之為遺愛便是自以惠人本旨而太叔之不和意在言表矣

聚其氣不見侵[illegible]鮮矣

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而後大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諷諸絕倒齊侯甘於所樂志於不死晏子稱古以節其情願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語原有者能以寬服民忽十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不得猛以濟寬之法治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於澤中刼人○苻音蒲又如字大叔悔之曰

林西仲曰知寛猛各有其弊隨以相濟玩四個則字是一時並到語氣非俟其既失而後補救也。胡氏以爲非聖人語因太泥字句且錯認糾之以猛句作贊太叔話頭耳。子産只說寛猛夫子抑添一和字。須說得融洽無滲漏亦預爲愛字作地步也。林西仲云三証總是大雅民勞首章語則寛猛爲一時並到可知。

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言不得寛
以濟猛之法｜遥接故寛難或以此節爲傳者引｜
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
攝 承子産語亦各得六句字字頂針回環入妙不數陳
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
也 思錄背也
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施之以寛也。詩大雅汔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寛〇汔許乙反釋詁云汔幾也
毋從詭隨以謹無良。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
謹勑慎也
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言爲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

又足和之至也一層化板爲活四不字
見相濟之妙并寛猛之名皆化也析義
謂此兩端都容不得在内乃過火語

以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 又曰不競不絿不
剛不柔 詩殷頌言湯政得中 和競強也絿急也 布政優優百祿是遒 優
和也遒
聚也
○遒接○數月而卒○
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
遺愛也 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 上善哉乃善子
產之言此及子產卒乃遥接前文而贊子產
平日之政正義以善
哉爲善子大叔非

經庚辰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
士鞅來聘 晉頃公即位通嗣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
宋南里以叛 自外至故曰入披其邑故曰叛 南里宋城内里名○披普彼反 ○秋七

起結呼應。中間作三層讀。首六句揔領。下以一反一正分說極精之理極細之文。

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 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爲大子則失位遂微弱爲國人所逐故以自出爲文○[釋]朱奔悼

公東國立○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人辭公故還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 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無射○射音亦

●正義曰景王鑄于王城敬王移之洛陽秦滅周移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江東後入于東魏至隋開皇九年平陳遷于西京置太常寺十五年敕毀之

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泠樂官州鳩其名也○泠力丁反字或作伶非也 句○本一○串○遞說○却另

夫樂天子之職也 職所主也

夫音樂之輿也 樂因音而行 而鐘音之器也 音由器以發 天子

○用○一○夫字○起○不得以下二○項○連○天子並說也文家

只以一字論樂論心微甚

審細處○

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器以鍾之（鍾聚也以器聚音）輿以行之（樂須音而行）賓 小者不窕（窕細不滿○窕他彫反）大者不槬（槬橫大不入○槬戶化反）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億安也）窕則不咸（不充滿人心）槬則不容（心不堪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為明年天王崩傳）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

此等皆所謂動乎四體者也依理斷去固不難知耳

勢利起乎家庭猜忌深乎骨肉讀此文起句使人逃形匿影之思頓生

歸費之禮不言其數至末方用兩層點清左氏慣用前暗後明筆法

此句若正說只當云以其禮禮鞅語便平和一倒轉便覺得老大不堪又與單敝邑句法有一順一逆之妙矣

昭子有辭此處當有一首妙文讀

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詩大雅塈息也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爲蔡侯朱出奔傳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爲國政季孫欲惡諸晉憎叔孫在己上位欲使得罪於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加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爲鮑國七牢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

此篇叙華向亂之又生全由多僚一人凡分四節讀起至何遠之有寫多僚讒譖中二節寫一邊謀逐一邊願行相通對叙以飲宜僚酒承宜僚劍爲眼目以將使田孟諸而行之將見司馬而行爲機括末段正寫激叛事始以納亡人証其足者終果以召亡人陷其必雖立時授首而南里之入舊鄘之守其禍家以及國者罪不勝誅也通篇事本一綫而文更段落明整

國且爲哀七年吳徵百牢起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公御士○與貙相惡乃譖伏諸公曰貙將納亡貙勑俱反人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爲大司馬良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君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言不如出亡也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言外見未必可以逃死耳此四句皆反語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

公飲之酒四句乃是兩對中間承上起下關棙語前後以將死將見兩將字跌出一則字寫得此變出于意外筆筆有跳擲之勢也

華向之亂唯費遂無失德而又爲讒子所敗蓋華元之德沒矣文中凡九點司馬亦殊惜之

本文與華登無涉趁手并點一筆後以云其良子登之謂甚特特照顧蓋前跟奔吳後爲直接以吳師至伏脈也最敘事艸蛇灰線入妙處

馬（告司馬使逐貙）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知子其若何）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幣）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匄尤之（張匄華貙臣尤怪賜之厚）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華貙訊問也）宜僚盡以告（告欲因田以遣之）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僚轉僚接無語不成語矣）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

歷數語寫得恁流逸。

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任翩亦貙家臣劫司馬以叛而（遂字割起處一將字索性）

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應）

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城南門六月庚午

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鄘故城也桑林城門名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

也禍福何爲也物事對曰二至二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日

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

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正義曰春

分之時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之時朔則日

左繡

日食輒卒風馬牛耳中以於是叟句作承轉而兩經分点首尾上是先点後講下是先断後点章法致佳

憂天者固自有人

此篇華登起華登結中分兩截上截以厨人濮為主下截以公子城為主一以

在角望則月在婁婁角是天之中道日月俱從中道故晝夜等似有體敵之理故月可敵日冬至之時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之時朔則日在井望則月在斗斗井南北晝夜長短之極似若月之極長可以掩日相過謂絶相懸殊 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陰侵陽是陽不勝陰●正義曰莊二十三年六月日食秋大水此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其年八月大雩旱也又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時而云魯衛惡之常水之言既無其驗足知是賢聖假託日食以為戒耳 於是叔輒哭日食 意在于憂災 昭子曰子叔夏至不為災而哭故譏之 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 登前年奔吳 齊烏枝鳴戍 先插一賓

敗新里煞一以圍南里煞片段極分明也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本與末段如楚乞師相呼應又與公子城以晉師至相對作提左氏一脈兩用處最多

上截又分三節以三從之爲節次前兩從之從廚人濮之謀後一從之從烏枝鳴之策然以濮爲主故仍以裹首荷走歸結新里之敗下截則純寫公子城以四射之爲節次與前相配作章法一寫濮善謀一寫城善戰各自寫得有精神

宋烏枝鳴（齊大夫）廚人濮曰（濮宋廚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〇先悉薦反後戶豆反）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二帥吳大夫〇雂古含反員又音圓）華登帥其餘師（此句暗寫登入吳餘）以敗宋師（新里爲犯師而出伏脈）公欲出（出奔）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使死）

難

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戰決勝負〇舊以亡君絕句非杜亦從服說以君字下屬也）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也〇識本又作幟申志昌志二反）

孫執升曰華氏之亂發難於張匄宋師之勝定謀於烏枝鳴戍功於廚人濮其間多僚華貙自內構亂者也華向華登自外與亂者也豹與亥姓華族也曰任鄭翩華黨也干犨以御死華者也宜僚㴽謀者也翟僂新公臣之在內者也公子城公臣之外至者也吳師救華諸侯之師救宋叙次錯錯落落有兵機有陳法有戰勢筆筆整筆筆暇自起自任自伏自應不雜不漏六轡在手馨控自如固應獨絕今古

正義令其各自揚徽欲知其助公多、、、少如漢書絳侯爲劉氏者左袒之意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見國人皆揚徽唯陽東南門名揚門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北敗走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戰○僂力主反華姺居于公里亦如之姺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摟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爲軍不皆小

妙甚後人效之者甚多此只

帶叙不重

爲鸛爲鵝與揚徽用劍相映成景

忿○姓他反訾本又作訾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曹大夫○翰音寒又户旦反會晉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前年出奔晉今還衛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赭丘宋地○赭音者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鵞鄭翩華氏黨鸛鵞皆陳名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子祿向宜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呂封人華豹華氏黨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已反還戰將注豹則關矣注傅矢關引弓○關烏環反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公子城之父豹射出其間出子城子祿之

華亥是先亡者華貙是後叛者華登是中間奔吳求救者三項八作一提挈以清線索此法凡頭緒多者不可不知

開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狎更也●正義城請豹女頻射我不使我得更遞是為鄙也抽矢豹止不射城射之殪豹死張匄抽殳而下殳長丈二在車邊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折城車軫○折之設反扶伏並如字又或作匍匐同又射之死句死于犨請一矢求死城曰余言女於君欲活之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其伍當皆死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犨又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欒氏矣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事在襄二十三年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迋恐也○

本文當在乃復入住結語不載下篇之首而帶入于此作一不了之局令過接處有藕斷絲連之妙也

以楚執蔡朗以蔡動楚無極直讒人之雄國策反復便純是此種風味不善讀之最壞人心術

廷求枉反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送華登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里

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為明年華向出奔楚傳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

斷斷說出一片必當廢朱立東國道理。來末二語尤妙。句句忠謀碩畫也。

曩所謂列義無二者。今竟何如。常見諸家于前文極贊荀躒有王者之師舉動。豈未睹後事耶。抑直爲所瞞也。

怨于楚。無極幾敗。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 其子有二心。故廢之。子謂朱也 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在無極何 言權在楚則蔡無他心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叛晉屬鮮虞 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將有軍事無暇於待賓且懼泄軍謀

【經】辛巳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言自南里別從國去 ○大蒐于昌間。無傳 ○夏

四月乙丑天王崩林景王崩王子猛立是為悼王是冬卒敬王立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亂故速王室亂承叔鞅言而書之未知誰是故但曰亂○林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惠襄之世子頹亂鄭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葬矣子朝欲篡子猛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訖于佚賊則天下無人紀矣○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河南鞏縣西南有黄亭俾子朝難出居皇王猛書名未即位○林猛未踰年稱王成猛之為王以猛為宜立也是故春秋之誼苟宜立也則糾雖未得國成之為子糾猛未得京師成之為王猛○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郟鄏今河南縣晉助猛故得還王都○林居于皇言失京師也

連寫兩事。都是極下氣事。跌落末句。紙上如有怨聲載道也。

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　未即位故不言崩

○冬十月王子猛卒　○林註曰悼王其日王子猛卒未踰年也●正義曰未成為君繫父言之故稱子猶魯之子般子野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無傳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歷推校前後當為癸卯朔書癸酉誤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　○啓齊大夫北郭　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　○牧之莒大夫佐之後　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　亦殊得意　壽餘莒地　師非賤矣　齊侯伐莒　莒怒敗　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　○竈齊大夫　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　稷門齊城門也　莒於是乎

此篇傳華向出奔楚事爲前四篇文字結局看其二一收繳最爲完密作三節讀首節楚使告宋而宋以獎亂卻楚次節諸侯合謀而圍以除害請宋末節出華向置六卿其事方畢還篇益以楚人思之宋人從之作一開一合而以靖國人作掉尾亦前偶後奇格也

大惡其君 爲明年莒子來奔傳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 無寧寧也言華氏爲宋宗廟之羞恥●言寧使出奔爲華氏宗廟之羞也 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 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 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 ●亢宗之亢言無蔽不中正之人林註無爲高亢不叶中正之事非正義解作高言無高貴不善之事以勸亂人亦通 孤之望也唯君

收三者叛人
此來不過討於發耳
收三者大戮
便是打發他回去口角

傳于宋事。必詳叙六卿。但他篇叙于首。此篇獨叙于尾。事變而文因之矣。

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距之）諸侯之戍（收晉魯曹衛）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正義言華氏知困而致死戰或敗諸侯之師楚耻無功而疾戰戰勝則楚獨有功二者均非吾諸侯之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疾者戰矣不致死者）（言華氏不能復爲宋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君收救宋）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貙以下五子不書非卿○省悉井反所景二反）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代華費遂）邊卬爲大司徒（卬平公曾孫代華定）樂祁爲司城（祁子罕孫樂祁犁）仲幾爲左

王子朝之亂須通其始末讀之乃得然頭亦自成片段開手從子朝有寵王欲立之叙起爲通篇立案并及賓孟又爲本節作提劉單乃全篇線索願殺之可爲本節點眼願去之句爲全篇點眼一起爲全文之骨如振裘而挈其領矣下賓孟適郊及王弗應再說欲立之王崩結王攻賓起結賓起本節已了獨惡子朝尚未著筆留于下節另起而結處盟群王子既東本節又起後文聯絡入妙文雖斷而脈自連也

左繡

殺仲江孫師 代向寧 樂大心爲右師 代華亥 樂輓爲大司寇 子輓字孫○輓音晚 以請國人 終梓愼之言三年而後弭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 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傅○朝如字凡人名字皆張遙反或云朝錯是子朝之後又音潮案錯姓亦有兩音 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 賓孟卽起也王語賓孟欲立子朝爲太子○說如字又音悅 頻此兩人故〔附〕許之 劉獻公之庶子伯蚡事單穆公 獻公劉摯伯蚡劉狄穆公單旗○蚡扶粉扶云二反 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 子朝有欲立之言故劉蚡惡之●惡有立朝之言也 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

定亂全

補正引邵氏小人犧則用舍在人故曰實難喻劉單之立王猛已犧則用舍在己故曰何害喻王自立子朝爲意劉單王猛上文未見只作爲人犧實難爲己犧何害欲王亟自寵異子朝此恐較直捷

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爲犧牲奉以歸告王宗廟故自殘毀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雞犧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寵飾則當貴盛故言異於雞連寫四犧字語奇而奧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使犧在己則無患害己喻子朝欲使王早寵異之○難去聲●正義曰凡寵愛爲犧者依法用牲今寵愛爲犧者乃實用人他人之有純德寵之如犧後實招禍難矣己子之有純德寵之如犧有何害也上實用人是對牲爲稱背指凡人下人犧實難是指疎遠之人字同而意異王弗應。十五年大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賓孟感雞盛稱子朝王心許之故不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

此篇合前文讀之便大笑來並爲假道學寫一敗局蓋不能復作盛德事矣

北山洛北芒也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 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 四月十九日河南鞏縣西有榮錡澗 戊辰劉子摯卒 二十一日 無子單子立劉蚡 蚡摯庶子故 五月庚辰見王 見王猛●補正不待葬而見王子猛于廟 遂攻賓起殺之 黨子朝故 盟羣王子于單氏 王子猛次正故單劉立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正義曰公羊多有次正之辭杜取爲說猛爲次正不知其不蓋是太子壽之母弟或是穆后姬娣之子以母貴也

○晉之取鼓也 在十五年 既獻而反鼓子焉 獻于廟 又叛於鮮虞 叛晉屬鮮虞 六月荀吳略東陽 略行也東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

王子朝作亂直作提筆靈景句緣上百工句起下筆筆聯絡

此篇宜連明年二師圍郊文作兩截讀前半子朝作亂起叔鞅斷子朝不克一束後半告急于晉起王便告閔一束片段分明其中彼此勝敗不常相錯而寫逐節分讀可也

第一節子朝亂而劉單出奔

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子所都○糴音狄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佗晉大夫

佚叔鞅俞云提綱書法一○邑莊牂荒等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百工百官也靈王景王之子孫○即上羣王子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周地以逐劉子○逐伯蚠壬戌劉子奔揚揚周邑劉敗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悼王王子猛也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即上羣王子子朝黨也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單敗失王故出奔王子還與召

三編

第二節王子盟而單劉復。

第三節子朝奔京而單劉勝

第四節附敘簡公之敗。

莊公謀 莊公召伯奐 子朝黨也 曰不殺單旗不捷 旗單子也 與之重

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 從還謀也 捸斷與馬父 樊頃子曰非言

語相應 也必不克 頃子樊齊 單劉黨 遂奉王以追單子 王子還奉王 及領

大盟而復 領周地欲重盟合 殺摯荒以說 委罪於荒 結 劉子

如劉 佳單子出歸其采邑 單子劉子復歸 條轉 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 平時周地知王子還欲背盟故亡走

時止 市二音 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 單勝 八子

靈景之族因 主句 子朝奔京其黨 丙寅伐之 單子伐京 京人奔

戰而殺之 劉勝 王城凡四點 山劉子入于王城 子朝奔京故得入 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

中間忽插入叔鞅斷語作間斷亦以中
間貫兩頭法有橫雲斷嶺之奇

第五節單劉因敗而去王城以獲鄩肸
爲一勝 單劉並寫以單子爲重如逆
悼王殺八子告急次皇守城盟工皆詳
寫單子劉則不過寫其奔揚入王城兩
如劉而已

第六節附敘前城之敗

乙亥甘平公亦敗焉 甘簟二公周卿士皆爲子朝所敗 叔鞅至自京
師 葬景王還 言王室之亂也 點經應作亂經所以書 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
結應提句 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閔馬父閔子馬魯大夫又爲下 天所廢謂羣喪職秩者 單子欲 點經
半篇作提 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于 主句
皇 出次以示急戊寅十月三日經書六月誤也 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 單獨詳
三句映上半而提句 守于王城 王子處子猛黨守王城距子朝 盟百工于平宮 平宮平王廟 辛
卯鄩肸伐皇 鄩肸子朝黨 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
市 焚鄩肸 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 王師九五點 醜悼王司

第七節。晉師納王。單劉大敗

第八節王猛卒、敬王立。以上王猛已畢此下皆寫敬王與子朝事。

徒前城子朝所得邑百工叛司徒醜敗故、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爲單氏所敗庚午、反伐之。單氏反伐百工辛未、伐東圉。百工所在洛陽東南有圉鄉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州鄉屬也五州爲鄉及焦瑕温原之師。焦瑕温原晉四邑以

納王于王城。主句丁巳在十月經書秋誤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前單劉俱分寫此方

績于郊揔一筆。爲子朝之黨所敗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前城子朝衆社周地十

一月乙酉王子猛卒、點經。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雖未即位周人諡曰悼王不

成喪也、釋所以不稱王崩己丑、敬王即位。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匄館于

左綉

第九節晉師王師共伐子朝一路都散散敘來此處須對敘作東今文字有整頭也

此篇子朝作亂起敬王即位止中間以馬父斷語束上單子告急領下末以晉師王師對寫又爲下段王使告閒作引皆聯絡處

俞寧世曰提王城言子朝不可居提王師見子朝不可抗皆左氏書法　尺幅中有四奔二盟六伐七敗最周折最擾亂以簡勁變換之筆敘之月峰評爲平陽絳侯世家之祖信然哉

子旅氏 子旅周大夫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 司馬烏 帥師軍于陰 籍談所軍 于侯氏 荀躒所軍 于谿泉 賈辛所軍鞏縣西南有明谿泉 次于社 司馬督所次 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 王師分在三邑洛陽西南有大解小解○解音蟹任音壬 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 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 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 京楚子朝所在○補正曰唐石經此下有子朝奔郊四字 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春秋左傳卷二十四終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 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晏皐
男 馮張孫近濆
翼孫念詒
亢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昭公六第二十五

〔經〕壬午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謝取邾師 ○癸丑叔鞅卒 無傳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稱行人譏晉執使人 ○晉人圍郊 討子朝也郊周邑圍郊在叔鞅卒前經書後從赴 ○夏六月蔡侯

東國卒于楚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林悼侯卒弟昭侯申立○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胡子髠沈子逞滅國雖存君死曰滅獲陳夏齧大夫死生通曰獲夏齧徵舒玄孫○齧五結反林夷狄交相敗不書必敗中國而後書吳敗六國之師滅二君而獲一臣自入春秋未之有也○天王居于狄泉敬王辟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林居于狄泉言未得京師也于是敬王居于狄泉謂之東王子朝入于王城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正義狄泉至定元年城成周乃遶之城內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林此

第十節子朝敗晉師還乃全文段落處。前篇勝敗紛紛讀者亦爲之心煩目眩矣王使告閒且得片時休息以事之節次爲文之起伏亦天造地設也。

此篇傳晉執叔孫婼事首段乃解經正文從武城取邾叙入爲見執緣起寫來。

尹文公固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猶曰尹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夫王子不名惟卒名之非卒而名之者貶也是故救衞書子突奔名子朝立名子朝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二師王師晉師也王師不書不以告 癸卯郊鄩潰○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鄩中郊鄩二邑皆子朝所得 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平陰今河陰縣 王使告閒○子朝敗故 庚戌還○晉師還

○邾人城翼○翼邾邑 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從離姑則道徑魯之武城○徑

乃全與叔孫無涉明叔孫之無罪而晉執使人之非也以下出色寫叔孫不爲威惕處困而亭先作兩截讀前分叙三項後連叙四項事事不凡叔孫豹後又見此人 前三項乃見執正事故用重筆後四項乃在晉餘事故用輕筆重筆則詳妙于鋪排輕筆則簡妙于攢簇若一概拖長寫去局渙而法亦板矣請冠節乃上下轉棙處用筆獨別

前三項三使字領頭三乃字煞脚然前一項不敢廢周制于叔孫之言詳叙作提後兩項去衆與兵而朝旦而立期于叔孫之事皆略點作對蘊寓前奇後偶十三乎之中也章法絕佳 内乃皆執之一節係轉帶之筆歸重館箕作一個頭緒先歸邾子舍昭伯于他邑亦都帶

音經

公孫鉏曰魯將御我○鉏邾大夫 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 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邾大夫 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山道下溼 遂自離姑○遂過武城 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 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取邾師不書非公命○蹷其月居衛二反又音厥●叔孫如晉年初郎行此事乃在往年傳追言之 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嫌內外異故重發傳 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 叔孫曰○

敘之筆不與正文並讀也

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邾又夷也邾雜有夷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回魯大夫爲叔孫之介副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執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士彌牟謂韓宣子彌牟士景伯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時邾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

後自項前兩項以請冠行貨爲對見其不輕與後兩項以將歸姑王爲對又見

○聽邾衆取叔孫是爲主　諸侯皆得輒相執　乃弗與使各居一館　分別叔孫子服回●正義欲各聽其辭恐其相教示也　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　二子辭不屈故士伯愬而執之●正義曰魯人實取邾師二子辭不屈者益以朝聘征伐過他國必假道乃行邾不假道是邾亦合責也　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　帯敘此得○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正義御謂進引叔孫諸于狄也　結即結法　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　都別都謂箕也　亦帯敘語　叔孫旦而立期焉　立待命也從且至旦爲明　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　別囚之　諸帯請冠自來有此一以求冠　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　爲辭

其不吝與人固有經有權文亦有經有緯眞异樣出色寫法段段點叔孫看他段段變處。

此節傳尹氏立王子朝事故前叙尹圍之誘後叙尹辛連敗王師中叙伐尹戍尹特詳。

稽으로이홍이라

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造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僞若不解其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晋欲行貨以免叔孫叔孫曰見亘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此等皆觀人于微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愛。正義曰狗有吠守者有主獵者主儀者貴吠守者賤何可一日無此君庶幾近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葺補治也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毁壞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子朝者訾在河南鞏縣西南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尹氏之邑癸未

第十一節單劉取邑

第十二節單劉敗還

第十三節單劉以王如劉而子朝入王城

第十四節連寫王師為尹辛所敗于是子朝勢盛而王師又不得間矣

俞寧世曰晉師納王子朝出奔王已定矣尹氏世執周政黨于子朝而欲立之故王復出而子朝復入春秋譏世卿于此驗矣全文歸獄尹氏提掇清楚而簡核與前篇匹敵

尹圉誘劉佗殺之俞云尹氏之主尹圉尹文公也劉佗劉蚠族敬王黨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單子敗故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二子周卿士子朝黨奐召莊公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皆子朝出居劉子邑樊齊即樊頃子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近東城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鄩羅周大夫鄩肸之子入云尹氏之族尹辛敗劉師于唐尹辛尹氏族唐周地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西闈周地丙寅攻蒯蒯潰河南縣西南蒯鄉是也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

此語不是安頓莒子正是籠絡烏存也。其妙可想。

雞父之戰出色寫一吳先先料敵次分師次合戰色色精神。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撫劍疾視又將叛齊補正曰上年與齊盟烏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君劍猶不利耶殳長丈二而無刃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牧之亦莒大夫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郊公著丘公之子十四年奔齊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令尹以疾從戎故薳越攝其事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子瑕

左氏叙戰大抵詳於謀則畧于事詳事則畧謀此獨謀事俱詳謀作兩層前一層知彼後一層知已事亦作兩層前一層虛寫後一層實寫未又添出一件倂前謀所未及而事乃益玅可謂出奇無窮者矣

論三國忽作對語瘦乃勝肥狂又勝癡語當本此

七國揔筭一句令後兩三國句有根

帥令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〇熸子潛子兼二反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也軍事尚威●尚書胤征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古有此言胡沈之君幼而狂狂無常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帥賤蘧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壹於越七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揔提一句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

孫執升曰數語耳兵家彼已離合之勢瞭若指掌此先正謂兵書莫奇于左氏也七國同役而不同心觀夫九節度之師潰于城下千古同慨

七國以楚爲主看其兩寫三國敗三國奔結到楚師大奔下筆如天崩地塌奇

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

所謂分師者也

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整以誘之後者敦陳整旅厚也

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七月二十九日遣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

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從吳王光帥右掩

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

妙

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

更妙

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

絶以滅獲別君臣不但字義經亦于一倒一順見書法也于傳何疑焉

弟十五節子朝之党震承上文乃盛極而衰也

東王西王于此點出今事有晉自卽爲晉問周故作引乃全篇提掇線索處萇弘語與叔鞅語對看前云子朝必不克此云東王必大克尤全篇照應警策處

頓楚師大犇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正義曰君存稱滅則文在上滅譚滅莒是也國存君死則文在下胡子沈子是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嫌與陳側相涉故重發之●正義楚怖懼不得成陳望風而奔也○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爲屋所壓而死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文公劉盆也先君謂盆之父獻公也獻公亦欲立子猛未及而卒●補正以爲周之先王晝言昔我先君文王武王是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洛水也地動川岸崩

楚熊居。可謂賠了夫人又折兵矣。絕倒。

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

楚大子建之母在郹郹郹陽也平王娶秦女廢大子建故母歸其家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諸樊吳王僚之大子

●補正曰諸樊乃王僚之伯父不應太子與之同名且僚子尚幼此必諸樊之太子光王義亦以爲傳寫之誤

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徼要其勝負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猶云死有餘辜也此年秋敗於雞父設往復敗爲再敗亡君夫人不可以莫

此文只極論城郢之失却作兩層寫上層以卑在四竟一句爲主卑之不獲正與相應能無亡乎應起亡郢已自透快下又申說一遍極其詳細而末以上不數圻扶進一層作收見得即不能法古諸侯其可無念爾祖耶兩愼其四竟首尾回環兩層一綫章法絕佳

看來兩層各以古昔提頭申開都用排語末以今字一轉宕漾作收頗似對局吾不見古文之不以參差寓整齊爲貴

之死也乃縊於薳澨（薳澨楚地）

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此年春晉爲邾人執叔孫故公如晉謝之）

楚囊瓦爲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匄）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脩以自固）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賓中賓）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賓）（政卑）諸侯守在四鄰（主中賓）（鄰國爲之守）諸侯卑守在四竟（主）（完自愼）愼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國爲援助）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

若

梁伯三句不是上截拖尾却作下截注頭用筆活變可法

功春夏秋三時之務　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己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竟●欲如諸侯卑之守在四竟而不可得也林註卑損之極不得守其四竟反混　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八年　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　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　信其鄰國愼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　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也耆強也○懦乃亂乃臥二反耆巨支直支二反正義不耆不往侵鄰國也不懦不使人侵己也　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

排句大多得此二句。乃幾番動有致。

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述治其德以顯之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言未滿一圻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為定四年吳入楚

傳

〔經〕癸未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無傳孟僖子也○貜俱縛俱碧二反○婼至自晉喜得赦歸故書至○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無傳未同盟而

第十六節又將子朝一揚隨作一抑雖入子鄅無能爲也漸引後文

此節與上天弃之對看天之所弃有人而無人周所以興無人而有人也

赴以名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釐本又作黎力之反又音來(林)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冬吳滅巢楚邑也書滅用大師○葬杞平公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簡公召莊公之子召伯盈也嚚南宮極之子桓公甘平公之子劉子謂

言子朝得入也

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害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言紂衆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德終敗亡●尚書孔註夷人謂平人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今大誓無此語此周所以興也君

色色精到臨了又出一奇寫昭子之歸與平子榮辱迴別文交收結得有局面若將殺狗葺墻等事附錄于後則反不見氣勢矣故知作文類叙先後之間以前裁爲第一義也

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緱氏西南有鄔聚言子朝稍强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踁叔孫家臣○踁戶定反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疑士伯來殺已故謀殺之○欬苦代反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久執子以謝邾此時必右顧而笑矣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貶婼族所以尊晉婼行人故不言罪已

第十七節晉問周故而不納子朝之使東西之盛衰决矣此節又後文一大關目一大提掇也　介衆跟上無愚無八連日寫來敬王不振極矣得此一醒氣勢頓轉文亦有振拔之奇　其振拔乃在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句

克必甚是解不克而反旱之故將積聚又是解不克克必甚之故確有至理豈是趂口糊弄得來

第十八節子朝又强盖亦未肯遽亡也爲下憂王室起本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涖臨也就問子朝敬王知誰曲直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乾音干祭側界反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陰勝陽故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氣莫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猥出故爲旱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陽不克莫絕句○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王邑　鄭

第十九節晉鄭同憂王室大爲東王伸着結處爲後文作引一路聯絡到底矣引諺以憂引詩以恥似對非對筆法圓活之至　其圓活全在多用開合無一筆直　煞句獨有合無開葢與詩自爲賓主又監與君王室何自爲呼應也妙絕

讀此等猶可想見當時霸國煞有可取處

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一開）（一合）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恐禍及已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擾貌（一開）吾小國懼矣然大（一合）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又二開 又二合 二句乃承上起下語）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詩小雅罍大器缾小器常實於罍者而所受罄盡則罍爲無餘故恥之●正義缾喻周罍喻晉詩註缾小而盡罍大而盈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與大）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國句對煞）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韓起乃徵會於諸侯期

梓楨又長一重學識矣

第二十節大爲敬王生色上節是人心此節是天意

前後議論都以而字爲句法中間叙事亦用一而字以實之隨手成矩從心不踰者也

個明年

以明年 爲明年會 黃父傳

○秋八月大雩旱也 終如叔孫之言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禱河求福 甲戌津人得諸河上 珪自出水 祖龍傳國璽似之 陰不佞以溫人南侵 王大夫 晉以溫人助敬王南侵子朝 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 不佞獻王 與之東訾 喜得玉故與之邑鞏縣西南訾城是也

○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 略行也行吳界將侵之 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 速召也

首尾兩亡字相對前只說亡邑後直云亡郢葢前伏本文後并引後文也于文字為扶進一層法　通體是兩對格

吳踵楚躡楚踵跡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汭水曲犴音岸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圉陽而還圉陽楚地●正義倉與壽夢還越也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不書告敗畧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其王之謂乎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甲申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林】傳言謀王室也于是天王謂之東王子朝謂之西王晉侯使沚問周故期以明年而後爲黃父之會又明年而苟躒趙鞅之師出是故天王書出入而晉師克鞏不書書克鞏是討子朝也○有鸜鵒來巢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鸜其俱反本又作鵒公年傳作鸛音權鵒音欲●考工記云鸜鵒不踰濟○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季辛一旬之辛也言又重上事●公羊傳又雩非雩聚以逐季氏也○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州齊魯竟上邑未敢

此篇是三平遥說格又逆對橫擔格首段無禮必亡次段喪必不久末段失民動必憂三事相類各爲後文起本是三平也首段昭子訊右師中段樂祁訊昭

直前故次于竟○[林]公行書次自莊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其再見何以昭公之失國不可不詳其所
如禮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公公不敢遠勞故逆
之往至野井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公不與小斂而書日者公在外非無
恩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
里宋地未同盟而赴以名●[林]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取鄆以居公也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　右師樂大
心居桐門　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　司城樂氏之大宗也卑賤謂其才德薄

子末段并譏及魯君是遥說也至于貴其身而後能及人失民矣焉得逞其志前後又遥遥相對中間哀樂是貼本節樂哀便是指首尾兩種人一以賤其身爲可樂而好賤其宗一以逞其志爲可樂而將逐季氏必亡必憂皆喪心之故也埳不能久耳此又以中間開合兩頭搞之理既融洽法又圓容橫豎說來頭頭是道耳

文本傳叔孫婼聘宋事自以中段爲主首段閒文作引末段事固旁及文亦帶叙平看則失之矣　賦新宮跟上聘宋賦車轄起下逆之三節一綫何疑

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人亦賤己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爲定丁年樂大心出奔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詩逸昭子賦車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爲季孫逆宋公女故賦之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歡禮坐正義燕禮云司宮筵賓于戸西東上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是禮坐公西向賓南向今使昭子坐宋公之北同西向以相近是歡禮坐也語相泣也樂祁佐助宴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

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而樂哀（可哀而樂）皆喪心也心之精爽

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爲此冬叔孫宋公卒傳●爽明也）季

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生宋元夫

人（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推昭子）如宋聘且逆

之（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强横）公若從（從昭）謂曹氏勿與魯將逐

之（曹氏宋元夫人【林】曹小邾姓）曹氏告公公告樂祁（串樂祁）樂祁曰與之

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

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

此篇以主包賓首尾是會中正文中間却是附載所謂某用文字不能割愛須寄見於某乙傳中者也其鋪排與行父事君篇同一筆意但彼以典故勝此以理致勝故目別耳

天地民三平却將天地歸并民上則天之明四句揔領下分三段首段應用其

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詩大雅言無人則憂愚至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為下公孫

傳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 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忍一個明年 納王於王城

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 經者道之常 地之義也 義者

左繡　五行。末段應生其六氣。中段應則天因地。既整齊。又變化也
俞寧世曰。則天地之經一句總說。以下有天地之體。有天地之用。有天地之別有天地之交。無所不該。

利之宜　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　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領下四句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　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　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　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　氣為五味酸鹹辛苦甘　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　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　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過則傷性●正義老子云五味令人口爽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言其過耽則有此病　是故為禮以奉之領三奉字制禮以奉其性　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畜許六楮六二反　五牲麋鹿麏狼兔　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　以奉五味　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

文也六采畫繢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解見二十年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云兼天地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壻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補正言其親疏倫序比象于天文之行列也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為刑罰威

只好惡喜怒哀樂六字。析寫兩遍。第一遍倒從哀樂喜怒說到好惡。却是從喜怒卸出好惡。第二遍順從好惡卸出哀樂。却又略去喜怒。變化不測。從生其六氣。繳到則天因地。而不失字。性字。并收合用其五行用筆周密。

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 ○雷電曜天之威也 聖人作刑戮以象類之 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 ○此六者皆禀陰陽風雨晦明之氣 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 ○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 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 ○俞云 喜怒由好惡 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 ○哀樂 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 ○好惡由 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 ○協和也 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

曲直赴禮四字理精而筆簡與少許勝人多許

末段收應起處若節去中段以此徑接明年將納王亦自一首極跌宕文字

王或庵曰此傳章法甚奇謀王室正傳也主也論禮旁筆也賓也但以大叔論禮甚詳而一言不可略謀王室不過數

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弼其性●正義性曲者以禮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鞅能守此言故終免於晉陽之難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二王後為賓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踐土在僖二十八年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右師樂大心士伯

語而無事之可詳于是遂用倒宕作王之法以論禮為中權謀王室禮之大者也借為前茅不恤王室無禮之大者也借為後勁倒之顛之而乾坤出我轉造化自我移矣義昭以後如此文字甚少

直以點經解經節起法又變

只鸜鵒二字凡寫六遍以分點起以重點結中平列三段以一飛一行陪巢字由近而遠由暗而明事奇而文特妙也

凡五易韻

唐錫周曰純是一片天真爛熳開口鸜之鵒之四字非後人杜撰得出

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大此者為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傳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師己魯大夫○己音紀一音祀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領三段）言鸜鵒來則公出辱也鸜鵒之羽搉羽飛貌（暗）公在外野往饋之馬（近）饋遺也鸜鵒跦跦（暗）（遠）公在乾侯跦跦跳行貌○跦張于張留二反徵褰與襦褰袴○袴苦故反鸜鵒之巢遠哉遙遙（又遠）（明）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稠父昭公久外故喪勞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結三段）昭公生出歌死

先結童謠後應起筆順逆字字有法

此篇叙昭公出奔不復事分兩半讀在如基謀遂行截以上叙出奔之故以下叙出而不復之故起從三怨叙入為公逐季氏作引而作難者公若助之者郈孫臧孫成之者公為公果也被伐者平子而救之者孟孫及叔孫之司馬也誤聽公若者公為之謀于前不許登臺之請于繼又不忍諸臣之負罪于終而公于是乎出此上截之節次也喜齊以千社寓公聽從者以無通內外圍公昭子將安衆納公則公徒伏道左師將乘馬歸公則公徒執之而公于是乎不復此下

還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將及禍也

○秋書再雩旱甚也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族相治也○夜本作射又音亦及季姒與饔人檀通季姒公鳥妻鮑文子女饔人食官而懼乃使其妾抶已以示秦遄之妻秦遄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也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要劫我以非禮秦姬

㤃寫潑婦假撇清口角

左繡

截之節次也要之公山而不復其失悁在不聽子家故二下叙子家特詳　茅鹿門意同

上截又分兩層六節前一層平叙三怨復一層分頂三八一節叙公若告公遂季二節叅廟孫必殺季氏三節叙臧孫如墓謀行而公若則用作提頭郈臧則凡作煞脚段落明整又各變也

以告公之。公之亦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欲迎受殺生之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雞鬬○郈音后季氏介其雞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鄭衆云介甲也高誘呂氏春秋註作小鎧著雞頭按照下金距高說是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怒其不下己益宮於郈氏侵郈氏室以自益且讓之。讓責也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

○弟會昭臧為子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

○怒拘臧氏老○補事見此年冬十二月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

○衆萬於季氏○禘祭也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 正義蓋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樂八

少季先取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蓋自足也

襄公別立廟● 補正陸氏曰周衰禮廢諸侯典祀蓋有獨豐于昵者如閔二年禘于莊公趙匡云不及于祖也今此禘于襄公亦然若謂別立廟則武宮煬宮之立經皆書之此立二宮何緣不書

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一轉○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二轉 果賁皆公為弟 賁音奔

點題

三節又以公若節爲綱于公果自言下串入臧孫郈孫又即借郈臧引出子家懿伯爲一篇提掇要緊線索用筆錯綜而法極細密

公若以後不復再見蓋引出子家便從此鄉去矣筆杪可想

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三轉）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　無勑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四轉）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五轉）小人之所及也（謂僚柤　爲小人）（六轉　君大人郈）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七轉）臧孫以難（言難逐）（八轉）告郈孫郈孫以可勸（九轉）告子家懿伯（子家羈　莊公之玄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數語斷盡　受惡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去）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

憑空插昭子如闞一筆。前後無著。讀至末段平子啚往復。乃知伏筆之妙。如國手布子在數十著之先也。一又冷著。此何見昭子若在家必無毀戾之謀矣。此暗伏法。

連寫三弗許。與前三使言三以告相配。亦各成片段處。

前論李氏之不可去。此論季氏之必當許。都數出偖多原故來。最詳明痛切。彼昏不知奈之何哉。

不獲死。乃館於公。恐受違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叔孫昭子如闞。闞魯邑。先居一可守可行之地。公居於長府。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窮困。隱約。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慝惡也。日冥姦人將起。衆怒不可蓄也。衆叛君助季氏不可知。數語先透下文。複說姦。蓄而弗治。

郈孫必殺語乃公弗許弗聽之所以然也用倒叙之筆恰與逆孟孫事接連一面束上一面遞下結撑緊湊有法

逆孟孫下却又不叙孟孫偏夾叙叔孫一邊而以見旌以告暗渡昕接併作一串不另起頭緒尤叙事不紛不渙不偏枯處也

遂逐之遂伐公徒又一事而分見五見之法

將蘊蘊積也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求叛君者君必悔之再誤弗聽郈孫曰必殺之越筆串落公使郈孫逆孟懿子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衆疑所助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圍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唐云大事已定耶言無戰心也冰櫝丸蓋或云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冰與掤通踞與倨通遂逐之逐公徒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

子家此策尤善之善者也前兩節議論是經此一節轉變是權

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君自可止不出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意如季平子名公曰余不忍言誤也與臧孫如墓謀辭先君且謀所奔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俞云容詬齊侯自咎本不勑有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過其先至野井遠見迎逆自咎以謝公●補正曰近謂近魯平陰近魯野井近齊郈氏曰齊侯言爲近魯之故使有司先待于平陰將自往迎之而魯侯已至于野井此

因上下敘事太密故插入解經以疏其氣長交開架在此、前後如許憒憒中間忽著兩禮字作贊、、、、、、、、、、○、、此女叔齊所謂習儀以亟者也君以此、始○、、、亦必以終矣○

上截三節○下截亦分三節○都出色寫一字、家非寫子家抱是寫昭公之闇也○知未伐而沮公難圖則退之既入而勸公許亡則弗聽舉去而僞出君止則又不忍既出齊矣破千社之惑而舍齊適晉則終弗從但信從者無通內外之盟一任公徒之將殺昭子而執左師也而於是惡我者异志好我者所死而事終不

寡人之

罪也

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物事也謂先往至野井

、、○

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

公

以待君命○待君伐季氏之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

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

再○ ● 正義謂得齊千社復得魯國

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見 ● 必不能益千社而復君魯也

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為齊臣 ●

補正傅氏言臣千社之人

又數語科定○

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

可爲矣而子家子固依然在其左右也吾以徐觀其後已

此兩節又是極明透之言與前兩番議論相配乃行文照應勻稱處也

末節重寫昭子似昭子爲主矣中間特著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一筆便令頭緒歸併爲一最似軍線索要訣左師亦趁便帶叙特與昭子作陪以兩賓包一主絕妙剪裁又恰作不了之局遥入下文左氏于長篇段落處都用若斷若連之筆蓋貌離而神自合耳

平子兩番話頭諸家皆以爲詐愚謂此正見平子良心初未盡泯而公之無端而去之者自詒伊戚也否則昭子子家皆屬夢夢于昭公何尤焉

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

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

繾綣從公無通外內

繾綣不離散　○繾綣音遣

據此言直不許公歸國矣

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

唐云二字逗斷蓋詭恨之詞

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

從者陷君爲者

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

去君僞負罪出奔

逐君皆有罪也

不必繾綣從公

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複說

上兩項合此兩項

何必守公

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

連叙數事都用急促之筆不唯前路事長氣慢結處須緊拍作收局亦事勢到此無復從容氣象所謂文與事稱者

唐錫周曰季姒是怪物郈臧是廢物昭公是俗物公徒皆厭物四物以類相聚那得不弄出事來

俞寧世曰獻弓之謀本不必從勸從者公徒也登臺之請本不必殺勸殺者公徒也如墓之行本不必奔勸奔者公徒也始則釋甲執氷以俟君繼則伏兵執展以剸君蓋其討季氏也以懷怨其切昭公也以懼禍皆爲身耳非爲君也其時在外之忠獨一子家羈在內之忠獨一叔孫昭子子家羈凡七段議論明決周到公既不從昭子始以如闞不能救禍子始繼以祈死不能解禍于終昭公

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請歸安衆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伏兵●安衆納公則獨公得歸從公伐季者皆不得入也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兵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爲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又僾乘又躁卒以小不忍而亂大謀由是季氏拒于內公徒曳于外而往歌來哭之勢成矣提出子家羈作弔又以叔孫昭子作關紐然後細叙諸人情狀則當日事勢頭緒了然所謂法生于識也

第廿二節子昭漸無能爲矣

起句于上事亦作若斷若連之筆左氏于此等處大都分而爲一實可合而爲一也

註云爲明年梁丘據語起本詳此見宋公之死原有定命而非真以納公之故也皆倒註法

而歸公徒執之（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劉炫云欲共公单騎而歸此騎馬之漸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单騎也曲禮前有車騎此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文公子朝黨於鞏縣涉洛水也東訾敬王邑）

○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請納公）夢大子欒卽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平公元公父）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父兄謂華向）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殁唯是楄柎所

此段特為前逐平子篇為饒節作註葢左氏亦自為後傳以終事也。

以藉幹者。楄柎棺中笭牀也幹骸骨也○楄蒲田反柎步口反又音附請無及先君。欲自貶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昵近也降昵宴謂損親近聲樂飲食之事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言君命必不行祇適也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為明年梁丘據語起本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鄆人自服不成圍公不書圍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僂句龜所出地名○僂力

寫僭曲盡

主力其二反句居具反 以十爲信與僭僭吉 僭不信也 臧氏老將如晉問 問昭伯起居 會請往 代家老行 昭伯問家故盡對 故事也 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 內子昭伯妻不對若有他故 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 又不對 至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 此時亦自悔其僭否 郈魴假使爲賈正焉 郈在東平無鹽縣東南魴假郈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魴音房 計于季氏 送計簿于季氏 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 桐汝里名○楯食準反又音允 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

此事之自為首尾呼應者。

城曰城郭曰郭皆以實字為虛字用也。

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相怨 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立以為臧氏後 會曰。僂句不余欺也。傳言卜筮之驗善惡由人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還復茄人于州屈 ○屈居勿共勿二反。茄音加 城丘皇。遷訾人焉。徙訾人于丘皇 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爲巢卷築郭也卷城在南陽葉縣南○禖音梅卷音權或眷勉反 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爲明年楚子居卒傳

經乙酉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葬速 ○三

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成孟氏邑不書齊師帥駿衆少垂在公○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陵地闕○鄟音專又市轉徒九二反(林)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矣十六年齊徐莒郯嘗盟于蒲隧十九年宋邾郳徐嘗盟于蟲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者矣于是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公至自會居于鄆無傳○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林)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林)言始得京師也昔者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于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為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

此篇傳公圍成事郪連自齊居鄆說入已立一篇之案蓋于齊無親又于魯不

無足諱焉爾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召伯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族奔非一人故言氏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林】尹氏獨欲立子朝耳以二卿序尹氏之下則從之者而已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傳者爲公處鄆起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善宋人違命以合禮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二人皆季

合則圍成徒爲畫餅適以堅其幣錦之謀耳以首毀子猶受賂止納爲主蓋齊旣受賂則成自受師不害而炊鼻之戰一叱一罵足可了事看閒手特提命無受魯貨一筆意可知巳

前半議論語語精神後半叙事却語語疎孏分明爲魯君無成寫出一種瞑頭靡弛光景來令讀者亦爲之索然無味是相題行文入神之筆

通篇凡寫許多人魯則申豐女賈公孫朝野洩冉豎顏鳴但知有平子不知有公齊則高齮淵捷囊帶陳武子亦但知有子猶不知有公公之無成固蚤爲平子子猶兩邊筭定也子家子亦只好袖手而聽其顚倒巳矣其柰之何

氏家臣以幣錦二兩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縛一如瑱瑱充耳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藏○縛直轉反瑱宅殿反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齮子猶家臣子猶梁丘據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爲我行貨千子猶當爲請使得爲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庾庾十六斗凡八千斛（先賣）高齮以錦示子猶（弄妙）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林財猶林也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欲行其說故先示欲盡力納魯君然據有異焉異猶怪也（恰有此兩端）宋元公爲魯

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歿不足以藉口
曲折搖拽却純是幣錦說話也
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
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卜知可伐否若可師有
濟也君而繼之玆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此君齊侯
無信亦聊復爾耳
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成大夫公孫朝謂平
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以成邑禦齊師請納質
恐見疑弗許曰信女足矣乃信齊耳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
也敝壞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公孫朝許齊師言欲

齊因會言故聽之耳當面侮弄稠父蔑
蔑猶以爲信

降使來取成 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厭於冉於葉二反 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告齊言衆不欲降已不能勝 師及齊師戰于炊鼻。季氏師距公非公命則不書炊鼻魯地 齊子淵捷從洩聲子。聲子魯大夫 射之中楯瓦。瓦楯脊 繇朐汰輈七入者三寸。入楯瓦也朐車軛輈車轅繇過也汰矢激七矢鏃也○朐其俱反一作軥 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殪死也 里知三家不知有公 改駕人以爲鬷戾也而助之。人魯人也鬷戾叔孫氏司馬 子車曰齊人也。子車卽淵捷 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

或叱或罵。此來直是鬭尸要嬉耳。

上兩段從齊說入。下兩段從魯說入。齊淵捷不欲怒魯。魯冉豎不敢亢齊。彼此唯恐相傷。皆魯之力也。而魯君乃無戚矣。取耳斷足。皆勉強瞞人耳目。顏鳴三呼。魯昭直林雍之不如也。可哀哉。徐揚貢曰。夾漢組戰。寫形寫勢。而左氏寫精。故雖短句項字。自然生動。

又之。又欲使射餘人 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不肯盡力。訴此。收。利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襄帶齊大夫野洩即聲子○叱昌實反 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欲以公戰禦之不欲私報其叱 又叱之。子襄復叱之 亦叱之。野洩亦此也言齊無戰心但相叱 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冉豎季氏臣 失弓而罵。武子罵 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唯恐傷齊。子彊武子字○鬒之忍反黑也●說文稠也甚口謂大口也按林註甚有口辨是 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豎亦點頭會意。偽言不敢違季氏 林雍羞爲顏鳴右下。皆魯人羞爲右故下車戰 苑何忌取其耳。

第廿三節。子朝劉子互有勝敗。連寫劉人乃是出色寫劉子也。

何忌齊大夫不欲殺雍但截其耳以辱之顏鳴去之。其右見獲懼而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復欲使苑子擊其足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鑋一足行○刜芳弗反勿二反鑋遣政反字林丘貞反說文又云擊金爲聲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怨而相棄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劉人劉盆之屬王城子朝之徒尸氏在鞏縣西南偃師城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施谷周地

○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齊侯謀

第廿四節敬王極敗然後接落晉師納王益否極泰來矣

此兩節以單子劉子對領與起遥遥相應章法首尾一綫

提句緊破王順國治四字下用兩層雙頂天下句又挾進一層說尤妙在令尹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師敗思而出正義自劉而出○庚午次于渠○渠周地王城人焚劉○燒劉子邑丙子王宿于褚氏○洛陽縣南有褚氏亭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萑谷胥靡滑皆周地胥靡滑本鄭邑○萑音丸一作雚古亂反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女寬晉大夫闕塞洛陽西南伊闕口也守之備子朝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子西平王之長庶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昭王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

了亞前後兩意都用順承中間亂國而惡君王獨用倒裝最警而變也語語斬截怒容可掬如聞其聲　得力在賂吾天下句振拔有神

俞寧也曰同一讓國臧札以和婉子西以嚴厲蓋令尹欲市德而專政故言下句句斬截

起句正名為一篇之綱第二筆便寫晉師又為結處遠晉之大伏案次又點入秦周與籍為子朝一番文辭張本無一字落空

第廿五節子朝奔楚劉單同盟敬王入

唐云陡接

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言王子建聘之是章君王之惡]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援秦也瀆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王秦將來[讎討是速讎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滋益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起發也]辛丑在郊[郊子朝邑]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知躒趙鞅之師]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王子朝及召氏之

左繡

成周晉戍周而還其事已畢無端于子朝生出一篇强辭奪理之文滔滔莽莽幾不可遏而末以馬父語輕輕斷結收拾全文葢合前二十餘節共作一棹尾使讀者有大海迴風生紫瀾之嘆也

或謂何不就敬王發揮一首典誥文字則左氏亦就其事之所有而刪潤成章未嘗憑空添設且以見文字隨人所造拈一話頭無處不有文字所以教人自為也何必擇冠冕題目而後足以行吾筆也哉

子朝使告于諸侯只是乞憐諸侯替他出頭耳篇中凡七點諸侯字但諸侯須兼同异姓文從竝建毋弟說入中間敘前事則兩稱兄弟力王室率王命敘近事則深望兄弟奬順天法毋速天罰甥

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見尹固名者為後還見殺 陰忌奔莒以叛 陰忌子朝黨莒周邑 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 召伯新還故盟 遂軍圉澤次于隄上 圉澤隄上皆周地隄音低或音啼 癸酉王入于成周 成周今洛陽 甲戌盟于襄宮 襄王之廟 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 般晉大夫 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 莊宮在王城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 ●正義曰服虔王肅竝作文武克殷故下云吾無專享文武之功 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

畧只用一帶末又单結伯仲叔季盡以爲此吾家家事者然此立言之旨也但通體詳于求諸侯重于責单劉與晉至已之當立却又寥寥數言亦見其埋之短而詞之窮矣

享文武之功建母弟不敢專故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

俞云一句提起

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也愆惡疾也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

振救一

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不忍害王也厲王之末周人流王于彘●劉炫以為不能忍王之虐是

振救二

諸侯釋位以閒王政閒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閒去聲一如字●補正曰史記言厲王奔彘周公召公行政號曰共和按漢書古今人表汲冢紀年皆作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盖一人也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宣王厲王子靖之亂宣王尚少召公虎取而長之效授也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

通篇作兩截讀上截兩則是兄弟與若一二兄弟爲呼應是前偶後奇法下截伯仲叔季應上三個兄弟又是前明後暗法中間束上落下又用牽上搭下之華章法極整又極變也

用愆厥位幽王宣王子若順也愆失也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振救二

暗○聽平王

王嗣用遷郟鄏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白也幽王后申姜生太子宜白王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大子大子犇申申伯與鄫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白是爲平王東遷郟鄏●汲冢紀年幽王既死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後爲晉文侯所殺與本註异●正義按此猶厲王流彘詩稱汾王或○○東以諡法怠政交外曰攜非

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點襄惠王平王六世孫頹惠王庶叔也莊十九年作亂惠王適鄭襄王惠王子叔帶襄王弟僖二十四年叔帶作難襄王處氾○施以豉反振救四○振救五

則有晉鄭咸黜不

叙十二王用五至于作串中間詳畧伸■有多少乎法在 前半直是世家年表後則矛書鼬擻之祖

○黜去也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爲王 以綏定王端室去不端直之人 ● 正義咸或作減

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 又一束 換頭法

降妖 定王襄王孫定王六年魯宣八年 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

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 二世謂靈景 王室其有閒王位諸 先叔天意以動

侯不圖而受其亂災 諸侯 閒王位謂子朝也今子朝以爲王猛受亂災謂楚也今子朝以

爲 至于靈王生而有頿 靈王定王孫 王甚神聖無惡於諸

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 景王靈王子 今王室亂單旗劉狄 亦輕帶景王 入單劉畀

剝亂天下壹行不若 單旗穆公也劉狄劉蚠也壹專也 謂先王何常

之有言先王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弔至也○弔如字舊丁歷反●正義傅氏曰好行禍亂不相弔恤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習也瀆易也●正義規古本皆作玩註云玩貪也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攝持也贊佐也先王謂景王思肆其罔極肆放也也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茲此也此不穀子朝自謂未有攸底底至也攸所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赦其罪而圖其難則所願

入晉罪

一句束

一句起下

文先有兩先王之命前指蕃屏而言後指立長而言子朝只一庶長之見橫據胸中耳却不知景既立猛猛没而匄其母弟也朝烏得而爭之哉

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此所謂先王之經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正義曰三公六卿毋得私附王之庶子而妄立之其意言單劉有私情違古制也何鄭皆以公卿繼嗣為說誤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在十五年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傷觸晋也閔錯先王之制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揔謂諸侯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傳終王室亂

单責单劉亦不敢十分

兩圖之亦與前振救之文調相應

俞云結束斷制有力

本只雖禳無益之意妙于彗上洗發出一種道理理精而語新妙處只是切耳

引詩分証上三意却一筆明結彗字一筆暗結禳字整而變也

○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齊侯使禳之。祭以禳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諂。諂疑也○諂本又作慆他刀反●不諂不好諂也承誣字說註作疑解觀後年傳子家語自是慆字之訛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雅翼翼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此篇前論禳彗在德後論已陳在禮本各開說然吾以為在德即承上截兩德字串落民字國字處處雙行到底葢兩截一串者看他上截分四層先就天道泛論次就彗星切論次將有德無德反復對說下截亦有四層先嘆此室歸于陳氏次勸唯禮可以已之次將為國為民逐節遞說雖詳畧不同其間架未始不相配也

連詩來作低回詠嘆輕儁有逸致

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 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大有此座可惜之意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 晏子曰敢問何謂也 佯為不知得好 句明是從上德字翻禳而來若分作兩篇便令此句無根神理都理沒矣 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鐘之數其取之公也薄 謂以公量收 其施之民也厚 謂以私量貸 公厚斂焉 區音甌 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 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本節以一美哉領三善哉而後兩善哉又承前一善哉分出以遞爲對又一頭兩脚也

前兩段語語切至後兩段語語寬緩蓋因晏公自盡不能空空稱善說而不繹顯然矣亦所謂相題行文者重提君字亦與前段君字相應

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說後世少惰尚是周旋語）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主句）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俞云此以制度上說也）士不濫（守常業）官不滔（不失職）（滔慢）大夫不收公利（主句）（不作福）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禮義與）（主句）（又云此以倫理上說）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

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也稟受